

temarapuyuma ta ! 大家來說南王卑南語

南王プユマ語をみんなで話そう
Let's Speak Pinyumayan Puyuma

文 Pink Pasaraadr 潘妮奴 (南王卑南語師徒制兼職學生)
圖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The Master-Apprentice Program” was only a noun on textbook for me when I studied in university. I used to speak Puyuma in my childhood but I gradually not using Puyuma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have been changed – most of my classmates spoke Mandarin Chinese and my grandparents died. Although I participated ceremonies every year and tried so hard to learn our culture, learning our language seems to be not so easy as before. I joined this program in summer of 2018. We talked with the elders in our tribe once a month. Every time when the elders encouraged me, I was inspired. After 6 months of learning, I could speak mother tongue with my family, and my neighbors started to chat with me in Puyuma. I believe it is worth to learn and embrace our ancestral language.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參與所謂師徒制的學習方式學習族語。大學時期因修語言學相關課程，常聽到沉浸式、師徒制等等這些專有名詞，參考國外原住民的案例，然後對照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的處境與狀況，找出適合傳承語言的方式。小時候因家中有老人家在，自然而然就會學以應用自己的語言，只因為家中有語言的環境需求，從小對族語就是有一定的認識與語感。

我與母語的邂逅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我，為什麼會用師徒制來學習自己的語言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求學過程中大部分使用及識字的語言是中文，漸漸地長時間待在學

校環境接觸同儕相互影響之下，在自己日常生活上，選擇主流所使用的語言；另一個重要因素之一是家中全族語的老人家離世之後逐漸缺少語言環境，家庭語言也因為孩子的學習及方便漸漸很少再使用族語，當然不是完全不使用，只是自己原本自然而然的語言能力，受學校教育、生活環境的影響，只能簡單的聽、讀、寫，在自己的語言上不是非常精準，雖然熱絡地參與部落文化活動，也努力地向部落長輩、耆老學習文化習俗，但心裡卻好不踏實，總感覺離他們越來越遠，許多細節都是需要透過族語傳達其意義，甚至從對話之中理解做人的道理。就目前為止，唯一做得好的方式就是帶著部落年輕人跟著部落的耆老學習部落歌謠，以歌謠學習語言表達以及對語言學習的嚮往。在部落的成長，唯一的期望就是有一天能

使用自己的語言與長輩們對話—我了解他的明白，他了解我的明白，我們彼此互相明白在自己的語言裡。

師徒制的學習從零開始

2017年的夏天，跟著部落的族語老師參與了師徒制學習族語的計畫，在日常生活裡每天跟著他學習自己的語言，這個過程，我邀請小時候與我一起長大甚至一起學習部落文化的同學共同加入師徒制的語言學習，我們的師傅正好就是她的母親，同時也是我們的文化老師，我都稱她為ina，我亦師亦母的老師。經歷了半年多師徒制學習方式，最大的收穫就是終於敢開口跟我的家人用族語對話，雖然不是很完整的溝通，但幾乎可以用所學的詞彙勇敢的湊成句子跟家人問候，從中家人也對於我們的族語



期中評鑑。



期中評鑑與委員面談。

學習更加重視。師徒的學習讓我更貼近在部落的生活，跟著我的師傅學習身為普悠瑪的女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禮儀，學習與長輩、耆老之間如何建立連結，我們的語言學習不只是在紙本、鉛筆、電腦的學習，更多的是實務上的學習。例如，學習處理小米的步驟、作阿拜、認識民族植物、認識部落重要的老人家等等。最讓我感到學習語言很有力量的來源就是老人家鼓勵，我們在族語的課程安排上，每個月特別會找mumu聊天，我們的ina希望不只要學習族語，更應該多跟部落長輩接觸、問候，從中得到不一樣的收穫。這也讓幾位部落長輩開始認識師徒制的學習，見面時主動與我們以族語溝通，有一位mumu



期末評鑑—閱讀測驗。

說：「看到你們說族語時，我心裡覺得好開心，也感到好不可思議！年輕人以族語對話，讓我心裡很是欣慰，孩子們要繼續加油喔！」這些學習過程所擁有的記憶，執行過程中再怎麼艱難都會打起精神，用老人家的毅力繼續努力學習，並且快樂的學習。

族語的韌性，我們的堅強

對於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說學習族語的確是很艱辛的路程，家庭語言、學校語言、社會環境的語言種種的因素，讓我們在使用自己族語的過程中必須通過許多障礙跟心理考驗。我必須說我還是不夠努力讓自己能自然的擁有我們的語言，我還是需要更多的用心在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上的，我們的生命因為有母親的養育而有豐富的成長，我們的語言一樣因為我們的生命延續了更多的可能，我一直希望用正面的態度跟能量看待學習族語這件事。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學習我終於能體會什麼是快樂的學習、值得的學習、無價的肯定。我與我的夥伴及我們的ina繼續行駛在這條道路上，採

花、採葉子、採輪傘草，一來一往的交錯與成形，編織成一條美麗的普悠瑪的花環，我相信我們的「學習」因為有著母語的陪伴成為這麼美麗的事。不要害怕，要勇敢的擁抱，語言是我們的媽媽。◆



Pinik Pasaraadr

潘佩玟

1991年生，卑南族，南王里普悠瑪部落。就讀國立台東大學公共事務與文化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現任於卑南遺址公園環境教育人員以及南王Puyuma花環實驗小學附設幼

兒園族語老師、師徒制兼職學生。族語能力「中級」通過。

Pinik Pasaraadr was born in 1991. Pinuyumayan. Live in Puyuma Community, Taitung county. Now studying in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 Natinoal Taitung University. Presently working in Beinan Cultural Park as environment educator, also teaching in Kindergarten of NanWang Puyuma Wreath Experiment Elementary School as aboriginal language teacher. Aboriginal Language Proficiency: Intermediate.

編按

作者為南王卑南語兼職師徒制一對二組合。兼職班，一周須上課2-3天，時數至少10小時。除紙本教材之外，本班老師也帶著學生訪問耆老，練習聽力口說，或融合其他文化課程，讓族語學習更有趣。本篇作者雖略有基礎，但加入計畫後重新學習，把基礎打得更扎實，2018年12月報考族語認證考試「中級」通過。

Editor's note

The author joined part-time mode of Pinuyumayan Puyuma with 1 master and 2 apprentices. It takes 2-3 day and at least 10 hours per week as part-time mode of the Master-Apprentice program. Except by textbooks, this class also access elders to improv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esides, they had cultural lectures to enrich their courses.